

## 大專院校及社會組第一類佳作獎林彥佑（俯瞰-莫拉克-我的家）

### （一） 俯瞰・莫拉克・我的家

七月從高雄坐南迴鐵路到台東唸書，可萬萬沒想到，八月底回家時，卻是搭飛機。莫拉克打亂了許多人的計劃，攪亂了許多人的行程。

這次回家，是我生平第四次搭飛機。第一次是九十年高雄飛澎湖；第二次是九一年高雄飛花蓮；第三次是九五年台東飛蘭嶼；第四次則是九八年台東飛高雄。目的地不同，時間不同，造就出不同的心境與思緒。但是，沒有一次是像這次一樣，帶著一種無奈、悲憫的態度，來俯瞰眼前的景象--莫拉克・我的家。

飛機從台東豐年機場出發，先向北至杉原一帶出海，再往南經過富山、富岡、活水湖、台東海堤；雖然已在高空，卻仍捕捉海岸土黃一片--那是漂流木，滿滿覆蓋整個岸邊，儼然是形成海岸之際，就已經附著在此似的；幾台怪手像蜘蛛一般，扭動著四肢，在一片土黃殘屍上游移、騷動。這些漂流木盡是從海岸山脈一帶順著河流牽到海面，再由海浪與潮水帶到岸上的；從南到北，一路延伸蔓延到花蓮；從高空看下去，真的看到整個富岡漁港變成黃褐一片，和原先的湛藍一片，有著時空上的錯覺。

飛機再往南，景像更令人驚心動魄。從機艙看過去，依稀可見豐源大橋，過橋往南不久即是知本溪、太麻里溪。知本溪的出海口，河道初估已達八十公尺，原本詩人筆下的珍珠扇貝，如今像揮著一把大刀的鐵扇，惡狠狠地搨出歷史的罪惡，也糾出工程的不實，灰泥滔滔不絕一路從知本上游帶到下游，這次倒塌的金帥飯店，即是位於下游，可見當時的沖刷力絕對無懈可擊，威震八方。知本溪一路經由內溫泉區、外溫泉區直到河口，行經之路，滿目瘡痍，過知本橋右轉原本有一排遊客大街，也在剎那間毀於一旦，從天空往下看，盡是黃沙與滾泥，實難想像昔日的溫泉鄉會如中原的大漠，萬馬奔騰，掀起黃沙滾滾。

再往南的太麻里溪，更是險象環生。幾個原本熟悉的村落，早已在瞬間化為淤泥，隨之飄至太平洋，載浮載沈。傳統部落的家園在瞬間被新時代的洪流給吞噬，幾戶村民在平原地擁有的釋迦園，淹水事小，被沖走才是大事！許多聯外道路被沖斷，路基被掏空，原本台九線上大轉彎處有一家鮮紅屋頂的牛肉麵店，在空中俯瞰下來，竟連一點模糊視覺都見不了。

可是東海岸依舊波光粼粼，陽光透過雲層，灑在海面上，這兒一片閃光，那兒也忽焉現出一些折光；原本巨大的輪船早已縮成一點如白米，在平靜如鏡面的海上，繼續作業，彷彿這陣子以來，什麼事情都安然無恙，未曾發生過。

這灘靜得如處子的海面，可曾靜得離奇、靜得讓人想落淚。多少屋子就在大海中分離解體；多少生命財產可曾在此消聲匿跡；還有更多原本不屬於大海的，都在此刻，被大海豪奪，要也要不回，逃也逃不掉。浪花依舊在岸邊呈現美麗，礁岩依舊屹立在海中央，我的家，我的鄉，令人投入關愛眼神的福爾摩莎，在此刻竟然沈默得什麼話都不想說，是在午間靜息？還是真的無語問蒼天？浪花碎在岸上，珍珠破

在海中，傷心的人究竟從何處開始，四處打撈。

筆直的台九線，原本應該一路向南向北延伸，和東海岸日夜四季撮合一曲最優雅的旋律；無奈在幾個音節，卻像被擲出幾個休止符似的，這裡放一個全休止符，幾公里處再放個全休止符，遠方的村落再加一個反覆記號，來憑添音樂的悲情、迂迴與轉折。我在高空遠眺，更像一條支離破碎的蛇——一條亙古守護東海岸原住民祖靈的蛇，身上有著雜亂、不夠精緻的條紋，更有皺褶與零落的殘骸；一條靜止、扭曲變形的蛇，橫躺在東海岸，留給誰撿拾？留給誰弔唁？誰會知道俯瞰的一次，竟然是感傷，不是雀躍；是難奈不是歡喜。莫拉克，我的家。一首「**莫要哭泣了，拉你一把許你美麗重生，克制洶湧波濤...莫拉克，是你留下來的姓和名。**」

我在高空祈福，飛機漸漸穿透西部雲層，再穿透雨過天青後的視角，大樓櫛次鱗比地排列著，我遠離了東海岸。西南方垂懸一顆琉璃球，風姿綽約，嬌小動人；再跨越狹小海面，進入令人疼惜的佳冬、林邊、東港，灰濛一片，不忍放眼再望，彷彿造孽過後的地表，久久不能凝視。我在小港機場降落，前一站的林園，與新園對望的雙園斷橋，仍留給洪水來填補歷史記憶的空白。

俯瞰著我的家，是一段永遠來填補空缺的旅程。

## (二)很近，也很遠

土地毀滅的一刻  
接續了五十年的記憶  
倒塌的大樓濺起催淚的水花  
滾滾洪流帶走了奔騰的思緒  
肆無忌憚地在面前呼嘯而過  
這是在台東的一場夢嗎？

記憶中的太麻里還是這麼的蔚藍  
用金針花燦爛了山頭  
用第一道曙光點亮了生命的希望  
記憶中知本依舊是世外桃源  
用溫泉洗滌疲憊與無奈  
用樂山來撫慰騷人墨客的心靈

這一刻 很喧囂 也很寧靜  
喧囂的令人想哭  
寧靜地更讓人無可奈何

唯一的南迴線  
空隆空隆的鐵軌不再從另一端響起

斷了一截的鐵軌  
在半空中靜止  
我彷彿走入隔世 懸在時空的邊緣  
觸不到對面的那座山  
無法聯繫的空白 就交給洪水來填色

這座山 瞬間在指間 風雨變色 吞噬天地  
怎樣都跨不過去  
屏東 台東 很近 也很遠  
生命 死亡 很近 也很遠  
我們就坐在對面 隔空對望

台東的天空短暫放晴  
屏東的雨卻還在下  
東港 林邊 佳冬 垂在南岸的珍珠  
太麻里 大武 達仁 串起沿海的浪花  
珍珠掉了 浪花碎了  
傷心的人四處打撈  
有心人試圖串連 無心人無視走過

小小的島 我們面對面坐著  
很近，也很遠。

(全文完)